

席绢著

席绢著

席绢作品

豆蔻系列第二辑

嫁祸

JIA HUO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席绢作品
豆蔻系列第二辑

嫁祸

JIA HUO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嫁祸/席绢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1
重印)

ISBN 7-5399-1468-8

I 嫁...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485 号

书 名 嫁 祸

作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荣 华

责任校对 桂 福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2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68-8/I·1376

定 价 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MBXA3P/02



祖母的自怜

孙琳琳是孙家的黑羊。

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药剂师，以一对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来说，没道理养出孙琳琳这一只黑羊。

黑羊？就是！举凡打架、惹事等“丰功伟业”，没一项被她遗漏的。再相较于她上有两名资优生兄姊，下有一名将书本随便翻翻就把全校第一名摘下来佐饭吃的小妹，这孙琳琳要是成绩平平已属大逆不道之流，更别说她的行为已构成闲杂人口中的“太妹”标准了。

孙母曾百般自省是否自己的教育方针出了岔子？否则怎么四名子女全是奇奇怪怪的性子？以外人的眼光来看，孙家只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孩子，但在孙氏夫妇的眼中，对四个孩子的担心却是等量的多。

会读书，并且读得怪癖丛生、古古怪怪；

嫁

祸



以及不会读书、成日打架滋事，这之间哪一种情况比较值得庆幸？

孙母反省又反省，每次有老师找上门，她都会不断的反省一次。无论老师找上门是为了儿女功课太好，鼓励跳级的事，抑或是别个家长、学生、教师找上门讨公道，都令她恨不得将四个孩子全塞回肚子内，省得白发直直冒，一颗心永远吊在半空中无法放下来。

好吧！既然孙琳琳几乎三天两头的让一串人往家里来拜访，孙母索性将吁叹的重心点先放在老三身上。

回想起琳琳第一场光荣战役，是在幼稚园中班时——

隔壁的大毛偷喝掉了她心爱的养乐多，然后还不要脸的想偷亲她，于是她将大毛推倒，并且在他脸上踩下一枚脚印，证明姑娘曾经到此一游——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同理，坏的起头，是堕落的全部。当时她这为人母的要能克制一下自己的笑意，也不会让小小娃娃误以为她这个妈妈衷心支持她“替天行道”的举止。可是那真的很难，因为那个大毛的妈尖着喉咙吼叫的声音真的很像火鸡被捏住脖子的哀号，害她笑得肚子好痛，回家更是忘了纠正女儿不当的行为。

然后，其他没有找上门的家长不算。再



一次，她被学校找去，是在琳琳上小学一年级时——



三年级的小瓜呆男生专门守在福利社门口抢劫低年级小朋友的零食，原本琳琳是不太管别人做什么偷鸡摸狗的浑事的，她很认分地当她天真无邪的小学生，舔着她心爱的红豆冰棒，目不斜视地走她的康庄大道，但突然背后教人猛力一撞，才吃了一口的红豆冰棒就这么飞不见了！她气红了眼，将压在她身上的同学拉开，对那个小瓜呆扑身而去，打得风云变色、两败俱伤——呜……这是失败的第二步。那时她看到宝贝女儿给人打得鼻青脸肿，气得几乎没抓狂地扯过那小瓜呆再给一顿粗饱。结果，替女儿上完了药，不仅忘了训诫肢体冲突的不可为，还替女儿报名上了儿童柔道班、空手道班、国术班……

可想而知，每一步的错误，足以累积成多么惨烈的后果。她只想养出平凡可爱的女儿，但是……

天真无邪的小孙琳琳，自从称霸国小之后，更是一路顺理成章的在国中、高中叱咤风云，威武得不可一世，还被封了个什么“女冠”名号。当孙琳琳的性格、行为离“天真无邪”愈来愈远之后，孙氏夫妇也日渐难以负荷，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好孙琳琳从来无意角逐黑道“女教

嫁

祸



父”的地位，只把学生生涯中的打打杀杀当成是一项游戏看待。她承诺父母：当她不再是学生之后，也就不再是什么人的老大。

终于安了孙氏夫妇那两颗悬吊了十数年的心。

只是呀只是！唉……

又来一声沉沉叹息，无语问苍天。孙母拭了拭眼角想像中的泪水，又开始自问了起来：

混黑道和人打打杀杀以及混侦探界专跑警民合作出生入死的路线，这两者之间，谁离死神比较远？哪一种比较值得庆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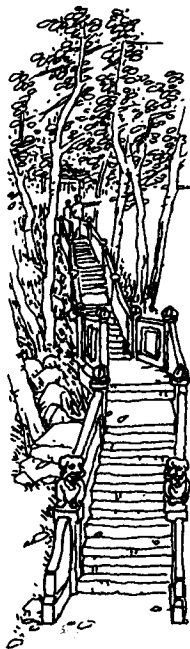
唉唉唉……

谁来发明一种机器，好让她把子女全塞回肚子内可以吗？

她得等到哪一天才能真正对女儿放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她一定要爬上新光三越的顶楼跳大腿舞以兹庆祝，高呼普天同庆。

但，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唉。





A

“老孙工作室”遗世独立于一幢摇摇欲坠的危楼中。说是危楼，其实也牵强，毕竟它只是外表像，还不至于被市政府贴上公告以示生人勿近、小心坍塌什么的。

如果你有那么一丁丁冒险犯难的心，足以使你愿意提着心口勇敢地推开虚掩的铁门，而且还是一扇铁锈斑斑、铁灰飞飞的铁门的话，那么你就有福了。勇敢再踩入似乎有些粘脚的地板里，享受鬼屋的阴森快感，倒也称得上是不虚此行了。假使这还不能令你夺门而出，那么，就往楼梯的方向前进吧！

嘎吱……嘎吱，一步一摇晃地前进，看似随时会塌成一堆废料的阶梯，倒也不似外观所见的那么容易寿终正寝，毕竟咱们可不是走上来了吗？

这幢危楼，共有三层，其中一、三楼因各种缘由而不堪使用，只剩二楼可容许一丁点

嫁

福



人气进住。

危楼向来出产鬼故事，任何一件破得无法再破的物品陈列其中只有加分的效果：潮湿腐朽的门板，被不知打何处吹来的阴风摇得吱吱微响；一盏五烛光的小灯泡权充阴暗走廊上的照明，但因灯泡上沾染了太厚重的灰尘，以至于失辉得像是随时准备放弃照耀大地的任务，投奔入黑魔神的怀抱之中；翘起的地砖足以发挥其暗器陷阱的功用；残破的窗帘、渗水的墙壁、脱落的壁纸，写着“老孙工作室”的亮晶晶匾额，还有角落的老鼠叫声……咦？不对！

写着“老孙工作室”的亮晶晶匾额！鬼屋里怎么容许有这种东西出现？！如此此刻屋子内蹦出十个聂小倩都算合理，但怎么也轮不到任何一件标榜着“新颖”的物品来出风头吧？

但，就是！就是有那么一块黑底银字的大理石匾额镶嵌在某一间房的门框上方，亮得教人刺目！

已半个月未莅临此处的老赵，早忘了他装神弄鬼的本意，抛下身边人，一马当先的冲入挂有“老孙工作室”的房间内，连门也忘了敲——

“孙女儿——”

“砰”地一声，门板不堪承受暴力，宣告阵亡，直挺挺的落地，嘎止了老赵的声音。



“门板修理费，一千元；门板材料费伍仟元；老孙的受惊费三仟元。四舍五入，总共一万元，记得明天汇入我的帐户，谢谢。”一张收据已然塞入老赵发冷的手中。



“你吸血鬼呀！”老赵含泪地跳脚，偏偏他老是一忘再忘的破坏她宝贝的家具！但这实在没天理。“早跟你说女孩子要留一些给人家探听，不要那么现实，不然会嫁不出去的啦！”好心疼，一万元又飞了。

他控诉的人，正是这幢危楼的居住者、“老孙工作室”的主人——孙琳琳是也。

此刻孙琳琳再度投入她玩到一半的电玩中，继续过关斩将，很习惯地去容忍更年期老男人会有的症头——杂念。她还能怎么办呢？谁教她一向敬老尊贤。

“孙女儿，你有没有在听呀？”

“有——呵……”顺道打个呵欠。“说吧，这次又要我‘义助’些什么？”

“什么义助！警民合作，社会太平又安宁，败类臭虫清干净，人人开心笑呵呵。赞！”咦？又创造了一首好诗！

孙琳琳极力忍下扁人的冲动，皮笑肉不笑地：

“死老头，你还有一分钟可以交代遗言。”老要她做白工，她也就认了；要她容忍一名杂念成瘾的老头，也不是太困难的事，但一个人想要言不及义好歹也要有个限度，

嫁

祸



特别是当她正想埋头于电玩世界里的此时。

“真难听，什么遗言！我哪次来不是给你的荷包增加重量的？！”说起来他老赵可是她的衣食父母之一哩。

“我哪一件 case 收过你的钱？借问一下。”她皮皮地问。

“这个！这个一万元就是证据！”抖着五分钟前收到的收据，他大声叫着。

“那是修门费用，别搞错了。如果你每次来都轻手轻脚的，哪需破费。您知道，危屋不堪摧残。”她坚持认定那只是修理费用，而非业务收入。

老赵吹胡子瞪眼了良久，终于决定再次放弃感化她的笨念头。朽木一向不可雕，反正他也被坑得很习惯了。铜铃眼不经意转到门口，才猛然发现正事还没办哩！赶忙清了清喉咙：“我说，孙女儿——”

“喉咙痛吗？我这边可没药！”

“你有没有发现我带了客人过来？”忍下斗嘴的欲望，他问着。

孙琳琳从电脑荧幕里抬头，不轻不重地应了声。她又不是死人，哪会不知道门口早站了一尊门神。

“他是我侄子喔！也就是我那英勇大哥的独生子，他叫赵勤风，前一阵子的杀人狂分尸案就是他破的！还有呀，去年缉毒案件



才真正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上百公斤的毒品还来不及在台湾靠岸，就被勤风的小组给捉到了，再有——”

“老赵！”

“三叔！”

两声求饶的呻吟同时响起。

看来听众们根本无意收听精彩绝伦的陈述，孤单老人家只好摸摸鼻子，互相为他们介绍：

“我侄子，赵勤风，三十岁；她是孙琳琳，侦探界的高手。”

孙琳将头顶上的眼镜拨下来，这才看清了门边那个男子有着结实的体格和端正的面孔。看来就是一副很罩得住的高级优等警官样。

“想要我做什么白工？”她打量了赵勤风三秒后，不在乎那双鹰眼仍在灼灼然掂她的分量，开口问老赵。

老赵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原本以为四目交接之时，会有什么天雷勾动地火的好事发生说。凭他侄子的一表人材，任何眼界高的女人都会煞到才对。偏偏琳琳永远是那副死样子。才想开口说明所求哩，他那向来傲气的侄子却已发出讥诮的讽声——

“三叔，侦探界的高手会落魄到住危楼？改天我得向有关单位问问，是否忘了将这幢屋子列入拆除计划里。”摆明了是不相信



嫁

祸



一名年轻如斯的女子有何能耐。

“勤风，是你自己好奇我的线报来源的，三四年来的消息百分之百正确，你又不是不知道！”

“同样的工作，亚彦也做得到。”而他不免要怀疑这个埋首玩游戏、不务正业的女子如何做到他现在迫切要找的物品。

孙琳琳很无奈的在一端招手——

“拜托，要吵出去再吵好吗？”害她不能安静地玩，又被吵得肚子咕咕叫起来。

“琳琳，我要你帮忙的事件是——”

“三叔，我不以为她可以——”

两个站在门口争执的人辛苦得一边要互相否定对方，还得拨冗以对孙琳琳，真是万分劳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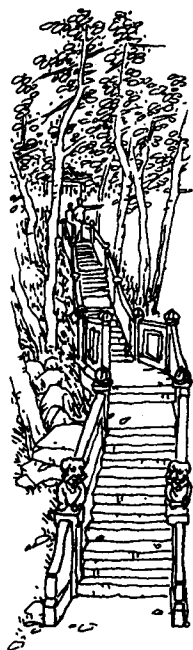
直到门板再一次轰然倒地，发出巨响，终于成功地让两名多舌男噤了声。四颗属于男性的眼珠子一致转定在门口，并且看到了一名美丽秀致的佳人，一时间失了魂。

孙琳琳看到的可不是“一”名佳人，而是一大一小的母子档。忍不住斥道：

“不是叫你别来这儿的吗？！”

虽然难以相信，但门边那个一脸无辜的美人确实是她的亲妹妹没错。

“姨……”长长绵绵的稚声随着小不隆咚身影的扑来，当下化了孙琳琳一身不驯的尖刺，害她差点没被撞得内伤。小家伙愈来



愈有分量了！

“李毓，好可怜，又要被托孤了。”抱了抱五岁的外甥，口气无比怜悯。

孙束雅嘟了嘟小嘴：

“什么托孤！我不方便带小毓去看举韶呀！而且我这次去面会他，是要找他算帐，又不是要相亲相爱，给孩子看到不好。”她的丈夫目前服役金门。

撇了撇嘴，因有外人在，不愿吐出关于私秘的刻薄话。要她说，任何一种形式的“算帐”，最后都会给妹婿拗成了相亲相爱，他们这对小夫妻相恋也有……十年了吧？

时间，可真是消蚀神速得令人茫然失措呀……

她的人生，也跃过了一个十年呀！

“大姐头，这里是‘智群高中’耶！很高级的学校喔！”一名头上吹着一把刀型发的胖妹妹指着不远处的校门说着。这是个流使用大量发胶的年代，赶时髦的人莫不成桶成桶地往头上抹，刘海高高吹起一把刀，后脑勺悄悄留长一撮发结辫。

被尊为大姐头的孙琳琳撇了撇嘴，卖力踩着足下的踏板，驱动着脚踏车产生机车的效果。累得后面一票骑着小绵羊的娘子军们没敢发挥改装后机车的风火轮威力，时速可耻的维持在二十码上下，着实的万分艰辛。



嫁

祸



“大姐头，啊！你怎么老是不肯骑机车啦？这样很不像我们‘虹华高职’的大姐头咧，没气势啦！”另一名高瘦的竹竿小心骑到大姐头身边叫着。

孙琳琳直到越过了高级学生的放学人潮，才开口道：

“烦不烦呀！”

“大姐，如果你钱不够，我们凑一凑给你买车啦！”

孙琳琳实在不想对一票手下说明虽然她位列学校黑名单的榜首，可不代表她真那么无法无天，至少十六岁的芳龄被规定不能考驾照，她也就不做无照驾驶的事。瞧！多么奉公守法呀！怎么会是个问题学生呢？

这点是她自幼稚园以来，一直百思不解的疑惑。

她们这群身着“虹华高职”制服的小女生每日上学放学，必然会先经过“智群高中”的大门口，再越过一所国中，最后才会抵达市区，四通八达的各走各的回家路。

“啊！大姐，怎么停下来了？！”

孙琳琳突然煞车，使得一票小心翼翼跟在其身后龟行的机车少女一个不察超越了大姐头，急忙煞车，艰辛万分的以双脚往后用力蹬，秉持为人手下者的礼数。

孙琳琳漾出一抹笑意，抬了抬下巴。

“我妹。”



前方，有个公车站牌，排满了一串沙丁鱼，正巴巴望着市公车莅临；这个站牌是三所学校汇聚之处，每天在此上下搭乘的人少说有上千人。



“在哪里？”手下们努力要在满满的人头里找出一张和大姐头相似的面孔。

孙琳琳一边缓骑过去，一边不由自主的分神注意到了一名站在小妹身后的小男生，有点玩味的勾起唇角。

“上来，我载你。”她停在一小美人胚子面前，着实吓了她身后那群手下一跳。

孙束雅，今年甫上国一的小美人，自幼即是家中最可爱、最受宠的老么。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念书。

“你要直接回家啊？”娇小的女娃儿没有异议的爬到姊姊的后座上，似乎这时才发现排在她身后的人正是她功课上的死对头，讶然了半晌，最后俏鼻高高朝天，气嘟嘟地别过头去。

“干啥？那个小帅哥是你仇人哪？”孙琳琳好笑的问。

“什么小帅哥！蟋蟀的哥哥啦！”

不急着走，孙琳琳直直盯着那个笑着和她对看的小男生，直到那小男生开口招呼，嘴甜道：

“孙姐姐好，我叫李举韶。”

“谁是你姐姐！不许你乱叫！”孙束雅气

嫁

祸



唧唧地哼着。

“同学吗？”有谱喔！

“二姊，不要理他！我们走啦！”

孙琳琳稀奇问道：

“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气唧唧的？”

“人家段考考了第二名啦！”

喔！那真的是稀奇了！孙琳琳恍然大悟，一指点上了小帅哥的鼻尖——

“那你一定是考了第一名才会被我妹当成坏人。”

“很公平呀！上次你不也考了第一名。”李举韶向来也是个天之骄子，而且相同的是家中最受疼爱的幺子。

“什么公平！我下次一定要考第一名给你看！讨厌。”俏鼻再度高高扬起。

“大姐头，原来她就是你妹呀？很靓喔！难怪上回陈大平一直要找你帮他介绍你妹。”

“对呀对呀！很漂亮喔！跟大姐一点也不像——哎唷！”不懂得修饰字眼的胖妹被其他人踹了一脚。

孙琳琳也不以为意。以她家来说，父母的长相只是中等，能孵出这么一枚漂亮妹妹，还真是拜隔代遗传之赐。听说早逝的外婆是个大美人，可惜生出来的孩子全像外公。

“她是我们家的洋娃娃，漂亮也是应该

